

春风文艺出版社

克莹 / 著

芳草斜阳

《芳草斜阳》是我多年来揣在内心深处的一个梦

一个美丽中蕴含着艰辛痛苦中弥漫着幸福的梦

对辽东半岛这块培育了我们的热土的久久思恋

使我时时地要把自己的梦说给人们

几十年过去了

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却从未减弱他们的声色与光芒

历史忘不了已经属于过去的那个年代

我们同时代的人也忘不了那个不寻常的年代

克莹 / 著

芳草斜陽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3年·沈阳

辽新登字3号

芳草斜阳
FANG CAO XIE YANG
克莹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平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19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洪钧 责任校对:马寄萍
封面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0994-7/I·895

定 价:5.10元

自序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学术界里还出现了研究梦的专家与专著，如弗洛伊德和他的《梦的解析》便是这样。

《芳草斜阳》也是我多年来揣在内心深处的一个梦，一个美丽中蕴含着艰辛，痛苦中弥漫着幸福的梦。

常言道：“梦是不能对别人言的”，可是，我对辽东半岛这块培育了我们的热土的久久思恋，却使我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时不时地要把自己的梦说给人们。现在，这个梦已经结束了，然而，在我一字字一句句地看着写在稿纸上的文字时，又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深深的遗憾：这个梦，被我讲述得既不圆，也不亮。

是我的笔太笨拙，抑或是这个梦太美丽？

是梦的内涵过于丰富，还是因为其丰富，一时无从说起？

也许，不仅仅是这些，也许，这一切都是存在的。

不过，再过些年，经过岁月的沉淀，我会不会把这场梦讲得更真实，更动听呢？

当然会的。

不过，到了那时，我也许就要老掉了牙齿，或张不开嘴巴

.....

如同任何一部文艺作品一样，《芳草斜阳》也是虚构的，也经过了艺术上的典型概括。因此，就不可能拘泥于生活中的某一个人或是生活中的某一件事；但是，也不必讳言，在这部作品中，有着我熟悉的，甚至至今仍活跃在我心中的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代中许许多多的人与事。

逝者如斯，然而，往事却是历历在目。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人与事，却从未减弱他们的声色与光芒，从未消退自己的勃勃生气，这一切，时时在叩击着我的心扉，照耀着我的心灵，呼唤着我的良知。甚至当我的生命遇到危难时，在我几欲失去生的力量时，这些已经成为过去的人与事，还是给了我与危难搏击的力量与生存的勇气。

鸭绿江的声声波涛，黄海巨浪的阵阵怒吼，从未在我耳畔停息过，辽南大地暖湿而柔润的和风，也常常把我从睡梦中拂醒。家乡那久违了的酸菜粉，也常常会飘起它那醇香的味道，令我馋涎欲滴。曾记得，1948年的春节，我们一群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头一次在农村过年。当时，复县杜沟村刚刚解放，大家盘腿大坐地坐在村里第一任老村长家热乎乎的炕头上，饭桌上的粘米面饽饽，黄澄澄，香气诱人。老村长手上端着小筐箩似的大海碗，盛着溜满冒尖的由酸菜、粉条、肉片炖成的酸菜粉。他憨直热诚地念叨着说：“吃吧，吃吧，今年咱们过的是胜利年，解放年，翻身年……”他那欢乐的声音至今仍然震荡着我的耳鼓，激越着我的心灵。这位老雇农的大半生，是在封建

剥削制度的残酷压榨下挣扎着。土地改革，他参与、承担了摧毁腐朽所有制的历史重任，也是他带领农民，走上富有历史意义的新征途。今天想起来，他让我看到了中国农村的一代新人，他是我的第一位社会学老师。想不到，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位铁打般的北方汉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落难而死。尽管如此，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依然如旧。

当今，在一家家的餐桌中，鸡蛋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然而，我却在睡梦之中，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伸手摸找着一只煮熟了的鸡蛋。这是因为，在我的大半生中，曾有一次被一只煮熟了的热蛋扰醒过，这是极不寻常的一次，更是包含甜蜜回忆的一次。尽管如此，却每每会化作一场美梦来滋润我这几欲干涸了的心田。

还是在1948年的端午节，我们艺术学校文学系的创作组，正在辽南新金县的一个村里体验生活。房东大娘把我们这群闺女、小子们当做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疼爱。端午节这天清晨，当我们还没有醒来时，老大娘就来到男同学与女同学的住房，挨着被窝给我们的手腕扎上五彩线，给每一个同学的被窝里放上一只煮熟了的热鸡蛋，色彩缤纷的五彩线，与滚烫的热鸡蛋，是土改前缺衣少吃人们的一片深情，是她那金子般心灵的象征。她，一位大半生没吃过一顿饱饭，没见过世面的“锅台转”，在解放战争中，却把自己一针针，一线线缝成的一双双军鞋，送往前线，把缸里仅有的一点米掏净，送给自己的子弟兵。我们正是从房东大娘的身上，认识了中国母亲的伟大，同时，也加深了对高尔基著名的作品——《母亲》的理解。遗憾的是，我的笔还没来得及抒写这些可歌可敬的中国的母亲们。

风云变幻的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垮台了，伪满洲国的灭亡以及国内战争的突起，这一切给东北青年前程带来了无尽的困惑。当时，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都是张大着天真的眼睛，怀着纯真幼稚的心愿走向生活的。在如火如荼的大潮中，我们这些人既是以生活主人身份去认识世界，也是在战争的铁与火的洗礼中，领略历史前进的步伐与考验。为此，有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人为实现美好的理想，牺牲了无价的年轻的生命，难以复得的美好的年华。在今天说来，这已经是历史了，然而却是任何人，任何时期都不能泯灭的历史。因此，1987年与1991年，我们两度来到了太子河畔，来到了长眠在河岸边的洪家声烈士墓前，缅怀四十年前，因在辽阳参加土改，而被反革命土匪残害致死的几位烈士。太子河畔，秋风阵阵，簌簌有声，如泣如诉。站在烈士墓前，我再也止不住自己奔腾的思绪，情不自禁地低语着说：

“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你们为共和国的诞生而献出的一腔热血！”

《芳草斜阳》是部经过典型概括了的文学作品，然而更是我呼唤这位烈士以及与他同时牺牲的王声同志英名的作品。我忘不了这些烈士，当然也忘不了与我一道在太子河畔的风雪中，生生死死战斗过来的老师与同学们。

我相信，历史忘不了已经属于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同时代的人也忘不了那个不寻常的年代。

1987年初秋当我重踏旧地，再次来到1947年白山艺术学校校址时，这里已是旧貌换新颜了。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艺校的校址已经成为瓦房店市中医院的大门。当我正在寻觅

着当年我们扭秧歌的操场、寻觅排演歌剧《白毛女》的排练场、寻觅用以维系全校师生生命的一口水井时，医院传达室的一位老人，大约从我的瞳孔中看出通往历史的通道，以及我要寻觅的目标，便在我一没通报名姓，二没讲清来由的情况下，突然向我发问道：

“你是‘白山艺’的吧？”

老人的一句话，使我惊愕，老人的一句话，使我惊喜，四十多年了，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依旧没曾抹掉那所在革命战争年代诞生并为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学校的记忆，并像当年一样亲切地称呼着她的名字。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怎能让人不激动，怎能让人不感叹呢？

还记得，1982年的初夏，在庄河的一个渔村，我们刚刚从花园口的海边上，回到一位老乡家里，进了门，就被让到炕头上，接着便喝起刚刚出锅的棒子楂粥，吃起了老乡从海里刚刚打捞出来的熬鱼，随后，又听着年长的几位渔民老乡哼唱着富有辽南风味的民歌。这时，我犹如置身于温暖如春的海洋里，那么幸福，那么惬意。然而，当我听到他们哼唱的曲子，竟是我们艺术学校1948年在这里巡回演出时编创的秧歌剧的曲调时，我再也制止不住自己的激动，一汪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洒在衣襟上。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是，过去的并不等于消失，更不等于泯灭。历史是不会患有健忘症的，我们的民族更是清醒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能兴旺，才能发达。因此我也相信，年轻的一代，以及他们的后代，也能理解当年的一些年轻人的理想与追求，能理解他们的真诚与选择，能理

解他们的生生死死与恩恩爱爱。

令我欣慰的是，这种理解已经付诸于现实，得到了令人感动的体现。

这得从这部书搬上荧屏的前前后后说起。记得1991年的夏天，在辽阳刘二堡镇党委办公室里，我听到了一位从军队转为地方的年轻镇长与另一位同样年轻的党委委员，关于烈士们的一番深情的谈话；为了这部电视剧得以顺利与观众见面，丹东电视台的领导与两位年轻的电视工作者，倾注了自己可贵的热情，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为了剧中的一些二人转唱词及曲调，丹东群众艺术馆的曲艺专家董以信同志在夜灯下叩案击节，奋笔疾书，此情此景令我终生难忘；还有丹东市第二职高90文艺班的同学们，也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当然，我的老同学，诸如大连、北京、鞍山、营口的韩振、金兆庚、张再研、于更、姜永汉、于大波、刘英海、朱福河、刘中志、康健、徐瞳、田夫诸同志给予的支持，还有丹东、辽阳、鞍山、营口等地有关部门的领导 and 朋友们，都使我再一次感受革命战争年代的友谊与热忱，这里，仅对这些同志表示我诚挚的谢意。

现在，根据电视剧本改写的电视小说《芳草斜阳》即将问世了，这不只再一次表示我对难忘的岁月，对一条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由之路的怀恋，同时，也期待着她的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克莹

1991年冬月 于北京寓所

目 录

自 序	(1)
芳草斜阳	(1)
芳林新叶又一枝	
——代跋	洪钧(269)

第一章

北京，董方的寓所。

年逾古稀的老人董方在忙着收拾行装。他把放在写字台上的一本旧像册放进了皮包时，门铃响了。

董方去打开房门问道：“姑娘，你找谁？”

来访的是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女记者，她越过老人的肩头，望见了挂在客厅墙壁上的一幅油画，信心十足地说：“我就找您，董方校长。”

董方端详了一下来访者：“呵，是从鸭绿江边来的记者吧？那边的人还沿用着四十多年前的称呼，叫校长……”

俞雪：“是呵，我可是通过墙上席里柯的这幅《梅杜萨之筏》才确认您的。”

董方回过身，看了一眼油画：“这，这幅画，你也听说过了？还是记者的信息神通呵！”

俞雪递上名片：“我叫俞雪。”

首都机场。俞雪偕董方从停机坪走上机舱扶梯。

俞雪：“董校长，这么匆忙，夫人不会怪罪吧……”

董方笑着说：“她知道我要故地重游。”

飞机离开跑道，昂首飞向蓝天。

飞机披着夕阳的余晖向远处飞去。

机舱里。凭窗而坐的董方，在一本陈旧的花名册上依次地读着当年白鸥艺术学校学员的姓名，透过手中的放大镜，在一张褪了色的照片上寻觅着，辨认着……

董方手中的放大镜，停在照片的一隅，找到了身着学生装的张庭梁和杜丽波。

俞雪也凑过来，董方把放大镜给了她。

董方仰靠在座位上。昔日“桃李”们的风采，在他眼前清晰了起来……

安东(今丹东)的山下街。

早春的银杏树发出的淡黄色嫩叶，在春风中显得格外妩媚动人。

街道两厢的银杏树，老干纵横伸向两侧。天和大药房的二少爷张庭梁坐在奔驰的黄包车上。他抬腕看表，催促车夫加速赶路。

伪满的协和会馆门前。

贴在石柱上的白鸥艺术学校招生告示。

考场门前及石柱下的石阶上，熙熙攘攘围满了等候应试的男女青年，陪着作伴儿以及看热闹的人。

一位女教师在门前大声喊道：“第35号考生张庭梁！张庭梁来了没有？”

站在石阶上等得心焦的杜丽波，喜出望外地看到了张庭梁乘车而来：“来了，来了，张庭梁来了！”

杜丽波说着跑下石阶，到车前扶下张庭梁。

张庭梁从黄包车上下来，拎着小提琴矜持地穿过人群，进入考场。

考场上。张庭梁给坐在考桌后面的几位考官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唱号的女教师温和地看着张庭梁和杜丽波。

主考官方却语气严肃地说：“你迟到了！”

张庭梁一怔。

董方：“我们是八路军办的艺术学校，要严格遵守时间。”

张庭梁低下头，娴熟地调着琴弦，成竹在胸地问：“叫我拉什么曲子？”

董方：“先定定神，等会儿再拉！我先问你几个问题，你来回答。”

张庭梁收起了琴弓子，等待发问。

董方：“你谈谈什么是‘五四’运动？发生在何时、何地？再谈谈它的伟大历史意义？”

张庭梁面有难色，一时回答不出，口中念叨着：“五四运动？五四运动……”

董方：“对，‘五四’运动，它发生的年月，它的政治内容，可以简单些回答。”

张庭梁偏低着头，在挖空心思地寻找答案。

董方：“能答上来吧？”

张庭梁灵机一动，抬起头来：“我不一定回答得全。”

董方：“你知道多少，就谈多少。”

杜丽波挤在门口看热闹的人群中，为之焦急。

张庭梁鼓起勇气：“老师，据我所知，五四运动，就是俺们满洲国人，在……”

门外候试和围观的人发出了哄笑声。

有人：“他，他还满洲国呢？”

张庭梁倏然意识到自己由于紧张而产生的口误，立即纠正：“噢，噢，满洲国去年被打倒了……这个‘五四’运动就是……我们中国人，喜好抽大烟，身子骨不行，黄皮寡瘦，一向被洋人看不起，管我们叫东亚病夫。为了出出这口气，不再叫洋人看不起，必须把体格锻炼得棒棒的，就在五月四号那一天，开了一个运动会，体育赛跑……”

考场内外顿时哗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董方校长为了解除张庭梁的窘境，举起双手，制止了大家的议论和嘲笑：“东北光复还不到一年，我们的青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十四年的奴化教育，造成了对祖国历史上的‘五四’、‘一二·九’这两个青年革命运动的陌生，这一点是不足为怪的。”

董方对张庭梁：“不过，咱们安东的青年同学，在日本投降后的大半年里，有许多人参加了我们举办的读书会，热情地学习祖国的历史和民族文化。设想一下，一个对历史无知的人，怎么去继承传统文化，推动历史前进呢！”

张庭梁尴尬地望着众人，不知所以然地笑着，听着董方耐心的教导，他渐渐入了神。

杜丽波双手掩面，为张庭梁害羞。

机舱里。俞雪笑得喷了一口正在吮吸的饮料，又顿觉失态，自歉地收敛了笑容。

董方：“真可笑！当时张庭梁把‘五四’运动别出心裁地解释为赛跑运动会，也差点把我笑叉了气儿。”

俞雪：“既然白鸥艺术学校是八路军办的，当初您为什么又录取了他呢？”

董方：“他毕竟是个刚出茅庐的学生，要是天下事都知道了，八路军还办学校干什么？从客观上说，这一代青年的无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造成的。再说，当时他的小提琴拉得太美了，那琴声，到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

考场上。张庭梁演奏着贝多芬的《纪念》，他如痴如醉地沉浸在音乐的天国里。

考场外。

一女青年向另一男青年问道：“他拉的是什么曲子，这么好听？”

男青年：“我是个学画画的，上哪知道去？”

一直沉浸在凄楚、凝重旋律里的杜丽波转过头来：“这是贝多芬的协奏曲《纪念》。”

青年男女转过身来，杜丽波娓娓地诉说着她所知道的贝多芬：“贝多芬是德国非常伟大的作曲家，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聋了耳朵，他的一生非常坎坷，正是因为他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才向命运抗争，写出了许多闻名于世的不朽佳作……他是个音乐天才。”

女青年：“你真了不起，懂得真多。你也是来白鸥艺校报考的？”

杜丽波点点头。

考场内，张庭梁完全陶醉在《纪念》的旋律之中，一曲终

了，当人们的掌声四起时，他仍一动不动地矗立厅前，在考试的教师们面前默立着。

考场外。端午挎着一篮含苞欲放的百合花，走上石阶。她听到考场内传来的掌声，望而却步，转身离开考场大门，快走下石阶时，陪她前来应考的爷爷追了过来，喊道：

“端午，你怎么又打退堂鼓了？”

端午：“你没看见人家多洋气，咱，咱土拉巴吉的……”

考场内。张庭梁恭敬地给主考教师们鞠躬。

董方欣喜地：“张庭梁，你的琴拉得不错，很不错……”

坐在董方西侧的老师也颌首表示赞同。

考场门前。考生们挤在石柱下，争看“招生简章”。

青年甲：“别挤了好不好，这么挤谁也看着！”

站在后面的考生：“那你就代劳给大家念念吧！”

端午走了过来。

青年甲一板一眼地念着：“本校以培养青年艺术人才，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宗旨……”

青年乙：“什么，什么主义？”

青年丙对青年乙：“胡春生，不是三民主义，你少插嘴！”

胡春生对青年丙：“哎，是你呀，章守仁，你可不知道，我就信三民主义。”

章守仁：“这是八路军办的学校，信三民主义找国民党去！”

青年甲：“别抬杠了好不好，到底听谁的，还让不让我念了？”

站在后面的青年学生：“快念，都有什么科目？”

青年甲：“有话剧、音乐、美术、文学……”

爷爷拉着端午凑了上来：“有地蹦没有？”

众人讪笑了起来：“什么，地蹦？还有吹喇叭的哪！”

端午无地自容地拉起爷爷就走。

此时，考场内传来《东北风》的唢呐吹奏声。《东北风》激荡人心的旋律，飘飘逸逸从考场里传出，几乎把考场内外的人都震住了。

爷爷：“端午，这回你信了吧，吹喇叭的人家都能收，咱跳地蹦子就不能试试？”

端午：“可我没念几天书，人家能要咱？”

爷爷：“昨天晌儿，咱不是都问过那个贴告示的女八路了？不是说好了让你来试试！”

端午望着自信的爷爷。

端午在爷爷的鼓励下，踩着给她鼓劲的《东北风》的旋律，重又步上考舞台阶。

当端午刚跨上最后一阶时，看见张庭梁拎着琴盒出来，走到杜丽波等候的石柱下。

杜丽波上前接过琴盒：“庭梁，你拉得好极了，你的琴声真让人陶醉，肯定能被录取。”

张庭梁：“考上了又有什么……连吹喇叭的土包子都能登大雅之堂。”

端午不悦地瞅了张庭梁一眼。

爷爷拉着端午：“走，咱们就去考，听拉拉蛄叫，还不种豆子呢！”

杜丽波贴近张庭梁：“你怎么这样说人家洪顺？我丽江哥